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维多利亚·丽 著 刘晓媛 译

佳偶天成

Catch Me If You Can

北方文艺出版社



佳偶天成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8—0017

©1995 by Victoria Leigh Erbschloe

©199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安 璐 张 雷

责任印制：刘玉龙

佳偶天成

Jia'ou Tiancheng

〔美〕维多丽亚·丽 著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字数 120 千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7-1129-X/I·1100 定价：12.00 元

目 录

一、两个老对手…………… (1)

丹纳·弗莱恩一直认为正是她那不同寻常的品味与天资才使他们两个人处于竞争对手的地位；艾比盖尔将他这句对他们之间形势的阐释当做一种恭维，她一直对自己说实际上是丹纳·弗莱恩那不断膨胀的野心才使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战争不断升级。

二、奥斯宾之夜…………… (17)

一抹微笑让他的面容变得柔和起来，她天生就是一个情场高手，她不用挑逗就可以调情，她不需要欺骗就可以诱惑。她那烟灰色的眼睛像梦一样交织着兴奋与陶醉；她的声音中有蜜糖一般的甜美，像温柔的手指一样抚摸着他的感官。

三、浴室里的交锋…………… (29)

当艾比盖尔吹干了头发从浴室里走出来时，她看到丹纳正坐在她房间窗前的一只高背椅上。她吃了一惊。他吹干了头发，换了衣服，神态显得很悠闲。这完全是她自己的过错，当他离开以后，她忘记了将墙壁上的那道门插上，她只希望他看起来不要这样得意洋洋。

四、晚餐的意外…………… (43)

她没有抬起头，直到他坐在她身边，用他的小腿摩擦了一下她的大腿。这个小小的亲昵的举动并

没有消除她眼神中的忧虑，然而她也没有躲开。她只是抬起头来望着他，眉毛微微挑起，眼睛里充满了困惑，牙齿紧咬着下嘴唇。

五、清晨来访者 (52)

丹纳感觉到血液似乎离开了他的脑袋。他转过头，看到艾比盖尔正藏在一只高背扶手椅里，从后面几乎看不到她。她漫不经心地穿着一件粉蓝色的长裤和一件宽松的打着结的毛衣，看起来温暖亲切，却又顽皮淘气。

六、蜜意柔情 (65)

他睁开了眼睛，她看到了他隐藏起来的東西——他那无法控制住的情绪：恐惧在他那双着了火的眼眸深处涌动着。这种感情如此强烈，如果换了别的男人，她会感到害怕的。

七、追逐游戏 (75)

他认为很少看到她如此兴高采烈过，他不知道是什么使她的眼睛闪闪发亮，看起来就像是流动的银光衬托在紫色的背景下。她身上穿着一件紫色的毛衣，一条柔软的披肩围在她的肩头。她的胸膛如此完美，随着每一次呼吸而轻轻地起伏。

八、圈套 (91)

艾比盖尔拿起了口红，耐心地在嘴唇上涂抹着，控制着自己兴奋的心情。这一时刻难道不是她盼望已久的吗？她望着镜子里自己闪闪发亮的眼睛，她还没有扑粉就已经光彩照人了。

九、午夜柔情 (105)

他让那一个夜晚充满了惊奇，让她的身体着火，

让她的灵魂陶醉，丹纳终于走近了她，这一切并不是梦。空气中似乎都充满了热情的火花，这是她的生活，也是他的，他们的结合拖延得太久了。

十、杜伦峡谷…………… (112)

丹纳心中感觉到的紧张与艾比盖尔任性的驾驶风格无关，她像那些艺高胆大的司机一样急转弯，在危险的斜面上行驶、超车。她并不想吓唬他，她在驾驶方面有一种天分，既自信又充满了灵感。

十一、妙计…………… (125)

他们在车中一致同意，摆脱约士马托的威胁的唯一途径就是干掉约士马托——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根据罗瑞与爱尔兰宪兵的接触——就是警察，他对艾比盖尔解释说——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约士马托做坏事的时候逮住他，其余的事让当地警察去做。

十二、生死一线…………… (138)

有片刻的时间，艾比盖尔以为是丹纳来找她了，但是立刻，她认出了那是约士马托，他正向她冲过来，他想把她推下台阶！没有地方可逃，没有时间可想，没有机会尖叫，她绝望地向他的腿上撞去，想要让他的身体失去平衡，挽救自己的性命。

十三、地久天长…………… (144)

火焰在燃烧，她忽然之间光彩照人，笑容灿烂。当她说话时，她的声音无比甜蜜。“当然我会嫁给你，丹纳。你认为我让你到爱尔兰来是为了什么事？”

十四、险象叠生…………… (153)

她把外衣的拉链向上拉了拉，尽管太阳仍在

平线上闪耀着，寒意却已经从地面升起来了。这个季节对北爱尔兰来说正是隆冬时节，他们很幸运没有遇到凛冽的狂风，也没有遇到瓢泼大雨。

十五、真相大白…………… (160)

有什么东西在她右侧的岩石上飞溅起来——那是子弹弹了起来，她猜测着——她不假思索地转过身。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另一侧是直上直下的石壁，她的鞋跟踩到了石壁的边缘，然后向后滑了一下。她自己的冲力拖着她向石壁下面坠去。

一、两个老对手

艾比盖尔·罗伯特斯在那条长长的黑暗通道的拱形入口处迟疑了一下，向里面张望了一眼，确信通道的另一端有光线透出来。饱经沧桑的石头在她的手指下粗糙而又冰冷，她的大脑提醒她对即将开始的事情要留有余地。所有的质疑在此刻都已苍白无力，她想起了很久以前迈出的第一步。正在逼近的场面是全局的关键，但是它显然不能被称为开端。

结局倒是一个更合适的字眼，哦，也许，结局的开端。正是如此，如果这幕戏在古堡里上演，而不是古堡两侧的石楠花与金雀花丛中，反而会更具有一种梦幻般的情调。

丹纳·弗莱恩一直认为正是她那不同寻常的品味与天资才使他们两个人处于竞争对手的地位；艾比盖尔将他这句对他们之间形势的阐释当做一种恭维，她一直对自己说实际上是丹纳·弗莱恩那不断膨胀的野心才使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战争不断升级。

品味使她选中了这个孤独的古堡作为他们会面的地点，而野心是驱使丹纳到这里来的动机，他们这两个对手又要面对面地开始交锋了。

她回头看了一眼，确信身后没有人，于是她让自己向漆黑的通道里迈了一步，走进了那扇隧道门。那扇门一般人都能通过，除了那些身材高大的男人，而丹纳·弗莱恩的身材比一般男人都要高，当他从这条通道里走过去时，他就不得不低下头。

如果只有这成吨的岩石才能让那个男人低下头，她怎么还能以为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呢？艾比盖尔知道她敢于这么做是因为她已别无选择，她的那部分包含着丹纳·弗莱恩的生命由于他的配合而走到了尽头。

她继续在崎岖不平的通道里向前走着，这条通道足有二十英尺长，但她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当她走出通道的另一端，走进露天围场时，她感到自己似乎穿过了整个世纪，当然是倒退。在和平年代里，他们没有修建过这样的防御工事。

这座古堡在爱尔兰人的发音中被称为艾丽丝·葛瑞尼尔，是为了纪念一个女人。她讲的日语中带有西班牙口音，而她的英语发音甜蜜而缓慢，模仿自她的出生于亚特兰大的父母。艾比盖尔一边爬上通向环形石墙顶端的狭窄的台级——那道环形石墙的直径大约有七十五英尺，一边在嘴里喃喃念叨着那个女人的名字。越往上走，风力越强烈，不断地吹拂着她的短发，但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几乎没有留意到这一点。

当她爬到围墙的顶端，第一次向整个地区做一次全景式的观望时，她感觉到心旷神怡。大部分的唐尼格郡和北爱尔兰地区尽收眼底，她在驱车时看到的深深浅浅的绿影此刻看来就像是一个装得满满的调色板。从这座山顶古堡上，艾比盖尔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绿色，远比她想象中的还要多，知更鸟蛋一样颜色的湖水点缀在这片土地上；小小的乡村被包围在祖母绿色的森林当中了，乡村里的教堂尖顶直刺云霄。

她认为艾丽丝·葛瑞尼尔如何发音并不重要，如果那个发音的涵义不是“世界之景”，那它就起错了名字。

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古堡傲然屹立在山顶，它距离伦敦德里并不远，在它周围的石墙是为了抵御敌人。敌人进攻的年

代里，古堡里的日子一定是相当漫长的。哦，敌人，在十二世纪的某个时候，她在书中读到过，蒙特戈·奥伯瑞——又称为明斯特国王——曾经来到奥尼尔家族统治长达七百年之久的古堡，并对这里洗劫一空。艾比盖尔能够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幸站在这座古堡的围墙顶端，完全得益于一位业余的建筑师，他在几百年以前重建了古堡。

有什么闪闪发亮的东西被她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了。她用一只手遮挡住眼睛，向那个地方望过去。在一片绿色海洋里盘绕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她刚才就是从那条公路上来的。银色的光芒从公路两侧的篱笆的缝隙里透出来，然后在转过山的另一侧时消失了，之后又再次出现。仿佛是神枪手在瞄准着移动目标，她的目光一直追逐着那片闪光，然后一辆银色的流线型的跑车出现了。

从她站立的地方，艾比盖尔可以看到那辆跑车轻而易举地越过最后一段单行道，然后停在了她两天以前在都柏林租用的维克斯豪前面，浑身沾满污泥的维克斯豪居然能行驶到这里来，这真是一个奇迹。

“相信丹纳租了一部美洲虎。”她咕哝着，将双手深深地插进她粗呢上装的口袋里。这时那辆汽车的门打开了，车手走了下来。她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等待着丹纳挺直身体，向古堡转过身来。他一直是一个难对付的男人，在这远离尘世的山上，他看起来更高大，更陌生。

她不知道蒙特戈·奥伯瑞是否也这样令人望而生畏，她不知道奥尼尔是否在他对手的皮靴下浑身发抖，她又思忖着丹纳是否觉察到了她邀请他到这里来的意图。

他会把这个机会当做是散步，她沉思着，而不是还击，虽然她想让它看起来是这样的，但不论是什么，她都不在意。丹

纳知道什么是他想要的，他一贯如此，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意识到这次会面与他们之间的生意之战无关。

她让丹纳到爱尔兰来的真正原因完全是私人的。

他久久地向她伫立的地方注视着，风吹拂着他敞开的大衣，阳光从他戴在脸上的那只他喜欢的飞行员式的墨镜上反射出去，齐肩的棕色头发披散在他大衣的领口。从他衣服上的颜色判断，她猜测他穿着一条褪色的牛仔裤和一件开司米毛线衫来赴他们的约会。衣服的材质对丹纳来说很重要，他喜欢柔软的丁尼布和羊毛织物。她的手握成了拳头，她身上那件真丝衬衫和柔软的羊毛便裤突然之间看起来是如此不合适，即使它们藏在厚厚的蓝色的羊毛粗呢上衣的下面。

丹纳举起了手，摘下了眼镜。这给了艾比盖尔一个奇特的感觉，似乎他正在邀请她看透他的灵魂，并知道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即使他们相隔五十英尺远的距离也没有减弱这种感觉。她知道自己仍然无法忍受与丹纳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无法透过他那熟悉的谜一样的笑容和半睁着的眼睛看透他的内心。

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有很多年了，她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可以猜测出丹纳·弗莱恩在想什么。这远远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这是他们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的致命因素。有时候，她的猜测是错误的，于是惩罚来临了，从最小的烦恼到令人心跳停止的危机，就像去年她的那次失误一样：在那个漫长的可怕的一个星期里，她处于破产的边缘，她能重整旗鼓真是一个惊人的壮举。她知道丹纳以为她从此一蹶不振了，但是相反，她站了起来，重新投入到战争之中，甚至比以往更加漫不经心。

正确猜测给她的回报——这并不多见——由于知道她的

胜利是暂时的而减少。后来，荣誉的碎片已经无法满足她的野心，“沙漠之帆”，她经营的那间距离“丹纳之舟”——一座大型的百货商场，出售与她店里相同的东西——并不远的礼品店与时装店不再像五年前一样让她兴奋不已了。在内心深处，艾比盖尔知道这并不是因为她与丹纳之间旷日持久的紧张的战争引起的，那场战争在她推开她商店的门时就开始了。

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了，她并没有放弃战争，她提醒着自己，她只是想改变一下比赛场地。她思忖着，这是利息，她可以将丹纳的名字从她的竞争者名单上除去。

这个想法让她心情开朗，却又苦乐参半。丹纳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她会怀念他的。

艾比盖尔眯起了眼睛，注视着那个从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城一路飞行到爱尔兰同她会面的男人，不知道当他发现她对他亲热的态度时，他会做何反应。他那黑色的眼睛会隐藏起他的思想吗？他会认真倾听她的话而不产生困惑的想法吗？他会发脾气吗？如果他发了脾气，他会让她知道吗？可能性是无限的，每一个可能性都与下一个同样难以捉摸，猜测会告诉她比眼睛看到的更多的暗示。

有时候，艾比盖尔会很吃惊地发现自己是如此了解他……虽然不是真正的了解。他的每一个表情对她都是那么熟悉，就像是一个情人，然而爱情却从来不是他们拥有过的东西。只有一次，他们几乎……她的肩胛骨上掠过一丝战栗，她看到丹纳将墨镜扔进了汽车里，关上了车门。

轻云笼罩着苍白的十一月的太阳，整个山顶漫过来一层寒意，丹纳开始向古堡走过来。他走进了通道，消失在她的视野中。艾比盖尔盯着那道厚厚的石墙，猜测着当奥尼尔邀

请蒙特戈国王进入到他的古堡里面的结局是不是同她邀请丹纳进入她的世界里一样。她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她与丹纳之间的战争不会像发生在两个部族之间的战争那样直接。

为了取胜，让他走近自己是关键。

她听到他的皮靴踏在石阶上发出的稳定而有力的脚步声，没有回头，感觉到他走近了她的身边。她的身体紧张起来，为即将来临的交锋做着准备。那嘎嘎作响的声音距离她不到五英尺了，她慢慢转了个身，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股温暖、柔和的暖流流过她的心间，并且不断地向外扩散着，她的神经平静下来，脸上绽放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笑容。

在丹纳还没来得及装饰他的表情以前，她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更令人吃惊的东西，艾比盖尔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她意识到她看到了他不想让她发现的什么东西——一抹闪动在他的眼睛里的纯粹的渴望。她知道，因为她曾经见到过这种表情——三年以前，在科罗拉多的奥斯宾，当时他带她上床准备同她做爱。

这不会是——她思忖着——她想象中的升级的战争，知道他仍然想要她给她带来了希望。当然，她不会愚蠢到以为丹纳会不加反抗就坠入到她的陷阱里，毕竟，他能够控制他对她的渴望，当绝大多数的男人不能——或者不愿意——的时候。那一次，他没有同她做爱就离开了。

现在到了应该结束他们开始的事情的时候了，也许只有这样，她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艾比盖尔眯起了眼睛，打量着那个沉默着站在她面前的男人，认为他看起来并不像要为三年前的那场性爱游戏道歉的样子，他的嘴唇紧抿着，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他大部分的闲暇时光都在他的游艇上度过，她知道——有一种不妥协

的表情，四十年的固执与决心都分明地刻在脸上。

没有关系，她也能同样固执，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会谈。“很高兴你能来，丹纳，艾丽丝·葛瑞尼尔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有明确的导游线路，我有三次都走到了岔道上，好在我最后终于找到了这里。”她认为他的眉毛轻轻地挑了一下，但她不敢确信。

“我很吃惊你会在路上留下标记。”他说，嘶哑的声音在她的内心世界里引起了共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曾经在一次特制的粉色珊瑚项链的交易中被你引入了歧途，因为你第一个到达那里，并给我指示了相反的方向。结果我到达了小岛的另一端，而那里的珊瑚都是不合标准的，手艺人的做工也极差。”

“如果你先我而来，你甚至不会给我留下一串珊瑚项链。”她将双臂交插在胸前，靠在了栏杆上，“这不公平，是我在前一个夏天发现那个山谷的。”

“我不知道你想买次等品，”丹纳移动了一下身体，靠在了冰冷的墙壁上，低头注视着她，金色的光泽在他淡褐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比她记忆中的更加明亮。“你可以警告我。”

“这不是我的工作。”她仰起了头，感觉到很高兴，因为丹纳看起来似乎愿意将他们之间的唇枪舌剑留到以后。多年以来，她思忖着，他们第一次没有发动内战，确切地说，是三年。“如果你的设计师没有在我的橱窗里看到那串项链，你也没有犯下错误花一整个春天的时间来寻找货源，那个问题根本不会存在。”

“惟一的问题是你让山谷里每一位手艺人都同你签订了独家销售合同。”他抬起头，揉了揉脖梗，似乎记忆让他感觉到了痛苦。“我们到处都找不到那种特殊的珊瑚，我失败了。”

“而六个月以后，我几乎濒临破产的绝境，因为你那些热情过分的采购员同我制作手工刀具的固定厂商签订了独家销售合同，我不得不花高价购买足够多的刀具以保证我的商店能够照常营业。”现在，让她脸上保持笑容是很困难的事情了，但她还是做到了，“我得说你做得不错，丹纳。”

“也许。”一丝笑意在他的嘴角掠过，艾比盖尔注意到了，禁不住感觉到困惑。他立刻将笑容收敛了起来，“但你仍然在新加坡赢了我，你让我陷入了那场可恶的台风之中。”

她的心轻轻地跳动了一下，但是他活生生地站在她身边，她可以毫不困难地聚集起她的力量。新加坡刮台风的那两天是她一生中最漫长的两天，她不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如果你不是坚持为你那个超级规模的商店购买商品，我不会让你摔跟头的。”

“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我只好返回菲尼克斯了。”

“取道西班牙，”她说，“在我计划与那位专做花卉三折书牒的艺术家会面的地方。我真不应该让你先到那里。”

他的神情稍微显得有些好奇。“我一直不知道你为什么两手空空地返回来。”

“我认为它们的价格高得离谱。”实际上，她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守候在她房间里的电视机前，对她让丹纳陷入的危险忧心忡忡。台风过后，她发现丹纳已经返回到了菲尼克斯，那位艺术家将他所有的作品都卖给了一位来自贝弗利·希尔的商人。她只希望丹纳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因为它们的价格与风格正是她一直经销的那一种。

“责备我移动了通往艾丽丝·葛瑞尼尔的路标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你是应我的邀请到这里来的。”

“我到这里来，是因为你告诉我的秘书，如果我不来，你

就对政府说我有竞选市长的秘密野心。”风将他的头发吹到了眼睛上，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注视着她，“我认为坐飞机飞行半个世界，总比让那些善良的政府官员们相信我有野心要好一些。你知道当他们发现了一个新政敌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吗？”

“我当然知道，那就是我告诉你秘书的原因；此外，爱尔兰距离菲尼克斯并不远。”

“你是不是从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中挤出时间到这里来的？”

“我从来不知道你会让你的社会生活与生意混为一谈，丹纳。”她用虚假的甜蜜的语调说，“但是，阿德瑞却近在手边。当她独居的时候，她参加慈善舞会或者是电影开幕式吗？”阿德瑞是本年度最红的模特，艾比盖尔看到她有许多张照片都紧挽着丹纳的手臂。丹纳的眼睛黯淡下来——是由于愤怒还是由于好笑，她分辨不清。

“我们正在讨论你为什么选择了艾丽丝·葛瑞尼尔作为这次会面的地点，而不是我的社会活动。”

“也许我只是想要找一个中性的地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决定将‘沙漠之帆’卖掉。”

有很长时间，他们之间惟一的声音就是风吹起他们的衣角发出的猎猎声，然后，丹纳向四周环视了一眼，点了点头。“你选择了一个好地方来投降。”

“你选择字眼的方式很有趣，”她咕哝着，抿住了嘴唇，尽量不理睬丹纳的刺激，“投降，是什么使你确信是这样呢？”

他迟疑了一下——她之所以能觉察出这一点，是因为她站得离他很近——这告诉她，她仍然保持着领先的优势。但她的优势不会太久，她清楚，但这也足以让人感觉到惬意了。

他开口了：“如果你不把出售你商店的行为看做是全线投降，随你便好了。”

“投降是发生在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事情，当他们觉得对彼此的防范已没有必要的时候。”她的话比她希望的更充满热情，然后她屏住呼吸，等待着他的反应。

他再次迟疑起来，这次的时间更长一些，但这并不能证明她的成功。“你对发生在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情形了解得并不确切。”他柔和地说。虽然她可以打赌他并没有移动脚步，但他看起来离她比几分钟以前更近了。

她集中起所有的勇气回答了他。“错在哪里呢？”

他将头歪向一边，早先那若隐若现的笑容浮现在嘴角。“这就是你让我横渡大西洋的原因吗，艾比盖尔？用某种方式惩罚我，因为我拒绝接受你处女的童贞？”

惩罚，这个字眼让她感觉到烦恼，就像“投降”一样，他那灿烂的笑容并没有让她感觉到舒适。她对他的拒绝感觉到生气，这种怒意从来没有消逝过。他的拒绝让她对一切想得到的东西都失去了信心——一切，包括丹纳和他在她心中燃烧起的火焰。想到这一点她几乎要发疯！

她转了一个身想要逃跑，但是他那双肌肉发达的手臂抓住了她；她仰起头，想要对他发火儿，他却用两根手指压住了她的嘴唇，让她平静下来。他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若有所思的表情。

“发生了什么，艾比盖尔？你仍然不想原谅我？”

“原谅不原谅与此事无关，”她的嘴唇紧贴着他的手指说。他将手掌放在她的面颊上，她的怒火融化在他陌生的温存的动作当中了。“我遇到了麻烦，我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你可以帮助我渡过难关，但这一定是那个不断袭击我的噩